

在许家冲畅想三峡新通道

□ 陈胜乐

在宜昌许家冲的村委会展厅里，我在一张“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效果图”前站了很久。图上线条冷静、精确，在既有三峡船闸的北侧，一条新的双线连续五级船闸劈开山体，港口路大桥、许家冲大桥、华林路大桥三座新桥横跨其间，将这片被工程切割的土地重新缝合。

许家冲，一个在鄂西群山间沉默多年的名字。二十多年前，它是三峡工程的一部分，移民告别故土，老屋沉入水底。如今，历史的车轮再次碾过这片土地。这里要建的，是另一个“三峡”。

这张效果图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和对另一个时代的迎接。这张图，将时间折叠成“过去的三峡、现在的许家冲和未来的新通道”三个生动现场，三重时间在此交汇。

效果图是静态的，但图纸之外的长江是焦灼的。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自2003年通航以来，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船闸，船舶待闸时间超两百小时。商人们算过一笔账：水运每吨每公里三到五分钱，铁路一毛多，公路则要几毛甚至一块。等上十天半月，也比走陆路划算。

这就是“黄金水道”的悖论：越是黄金，越是拥堵。长江中上游的货物要出海，必须经过三峡这扇门。而门只有两扇，不够用了。

在这张图纸上，大象溪只是一个终点。三峡枢纽新通道下游出口，位于乐天溪镇大象溪

检查站附近。这条新航道上游进口在太平溪港北侧，下游出口就在大象溪。我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，发现它小得几乎可以忽略，在鄂西崇山峻岭间，一条溪流无声汇入长江。

大象溪不过是一个地理坐标，但它标记的是一条巨龙穿山而出的出口。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开船机，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。这不是在平地上画线，而是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中劈山造闸，开凿出的土石方堆成一米见方的长条，可绕地球四圈。

它标记了人类工程能力的一个新刻度。当你站在大象溪，想象一艘万吨巨轮从这条人工开凿的山体通道中缓缓驶出，然后汇入长江主航道，那个画面足以让任何一个目睹者感到震撼。这不是自然的造化，而是人的意志在山体上刻下的痕迹，在它身上开出一道口子。

修建三峡枢纽新通道就像是一次“开胸手术”，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一次精细的“心脏搭桥”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扩容，而是在飞行途中更换引擎，是长江航运从“堵”到“畅”的极致体现。

在许家冲的图纸之外，还有两条更隐秘的“水脉”正在群山中延伸。引江补汉工程和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，前者将太平溪的水穿越近两百公里，注入丹江口水库下游的汉江；后者从三峡库区左岸龙潭溪取水，辐射宜昌、荆门、襄阳三市十四个县。

就在今年6月10日，引江补汉工程取水

口围堰合龙。全线主隧洞已累计掘进28公里，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“领航号”安全掘进总进尺突破3000米。在地下200多米深处，建设者们昼夜轮班作业。

从都江堰到三峡，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，让岷江水分两路：内江灌溉成都平原，外江排洪。“深淘滩、低作堰”六个字，用最朴素的方式解决了水旱问题。李冰父子没有留下一张设计图，但他们留下的治水理念，穿越了整个中华文明史。

三峡工程在长江上筑坝，将江河之力转化为电能，抬升水位、改善航道。两个工程联合取水，引江补汉作为国家水网大动脉，沿线补水工程则化身“区域毛细血管”，是人类对自然的一次大规模重构。

从都江堰到三峡，再到三峡水运新通道，贯穿的是同一种智慧，那就是水可以被引导、被利用、被驯服，但永远不会被征服。每一次治水，都是人类对自身能力的一次重新定义，也是对自然规律的一次重新认识。

三峡水运新通道选择在山体中开路，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：运力不足了，再造一个。如果再造一个还不够，那就再建第三个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在一次次“补课”中被重新定义。

我震撼，不仅仅是因为宏大，还因为时间本身。这些站在图纸前的人，不过是时间中的一个切片。图纸上的线条终将变成山体中的航道，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，未必能亲眼

看到万吨巨轮通过大象溪的那个时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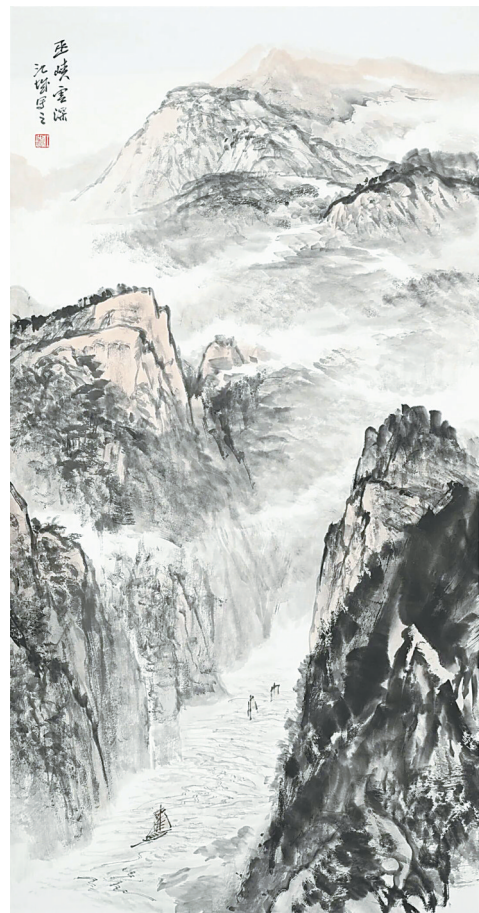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要说的是，也是很多人根本没想到的，超级工程也有温柔的另一面，加长输水廊道守护中华鲟、江豚，水下开挖时不惊扰水中生灵，智能锚索、电动重卡等新技术的“在场”，让国之重器有了可人的温度。

2026年6月8日上午10时，宜昌市太平溪码头旁。随着机械轰鸣，三百多台机械在先行开挖区一起作业。我从图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：挖掘机的长臂在阳光下起落，工程车排成长龙，人的呼喊声被机器的轰鸣淹没。那一刻，长江依然在流淌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而在山体内部，新通道正在一寸寸向前凿进。

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112个月，将近10年。当新通道建成时，今天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，今天的中年人已添白发，今天的老人也许已经看不到那一天。超级工程从来不属于一代人，它横跨几代人的生命，在时间之上建立秩序。

从图纸上的线条，到山体中的航道；从许家冲的凝视，到大象溪的出口；从三峡的既有船闸，到葛洲坝的新建船闸；从长江的水，到汉江的水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图景：人类正在重新安排山河。而安排山河的人，自己也不过是山河的一部分。

许家冲的图纸终将成为现实，大象溪将被写入工程史。而长江，这条流淌了千万年的大河，将在人类的智慧与意志中，获得新的生命。



《峡江云深》（中国画）施江城 作

在昭君原野遇见你

□ 张春晓

昭君原野，或许是苍天不慎
遗落在高山的一片旷野
如今，不见内心的荒凉
时间与空间，被锁在一根
铁轨上，不再疏远

在那里，我不会再写那些
汗流浹背的诗歌
要写就写，如何让网球落在
诗中，让一片雪花
从滑雪场飞进我的梦里

三伏的风，披在你我的身上
凉透了一声声惊叹
一座古庙刻进木板，钉在茶盐古道
远行的你，可曾记得？

不确定的荔枝

□ 龙鸣

刚才在树上。现在在马背上
等下城门打开。等下在贵妃的果盘里

刚才披着红纱。现在是莹白的肉体
等下是坚定的心脏

刚才才是甜的。现在是酸的
等下是苦涩的

刚才在华清池里。现在在马嵬坡上
等下埋进泥土里

荔枝，不在乎成为红颜祸水
荔枝，留下了她干净的果核

复活的古典正在生命的内部起身——重读李修文的《诗来见我》

□ 叶李

今天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，这引发了不少作家在写作中的“古典转向”——重读、新解古典诗词，或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启示，或从中“开发”安顿现代人身心智慧。不过，古典诗词如何超越“文化遗产”“文化标识”而作为生命要紧处的启示，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的生命处境当中，传统文化如何摆脱单纯的“符号化”呈现，长久地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行篋，并在我们辗转命途之时给予深刻的精神关照，仍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文化命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李修文的散文集《诗来见我》，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创作实践，仍有重读的有必要。

《诗来见我》不是在现代与古典之间划出界标，以现代人区隔性的眼光和解法来阐释古典诗意、诗情、诗学的作品，作者所做的就是打破所有的界限；当古典的诗篇和词句在我们的舌尖、心尖滚动之时，就是作者确证他自己、“我”与有名的、无名的诗人“以命过命”的时刻，就是“我”思接千载、情通古人的时刻。

《诗来见我》以个人的情感命运涵容古典诗句的内在生命气息，把古典诗人和今日之凡人、苦人、内心充满焦灼感和撕裂感的“落魄文人”的生命处境进行互文式处理。所谓“诗来见我”，乃是这些散文所循的写作路径为“以我化诗”。作家带着灼热的生命体温，赤诚地袒露自身的困境与创伤，义无反顾地

奔赴诗词中的山河与人心；今人与古人、“我”与诗由此相遇，彼此映照，明心见性。写作者在奔赴命运的途中遭遇的诗词，其实就是其自身生命处境的写照，也是他面对此种生命境遇的精神反应的表达。“诗来见我”向世人有力地显示了“我”的灵魂与古典诗词是黏连的。更确切地说，作者相信，对于更广大的人群，在更普遍意义上，古典诗人的生命体验以及他们的诗歌都能通向我们灵魂的深处。

作家在文本中最常见的做法是，记叙“我”作为一个在写作与个人生活层面遭遇挫败，或者说有强烈挫败感的“文人”为谋生、安身而红尘辗转的生活片段、生命场景，而这样的时刻通常伴随精神情感上的振荡，然后因为偶然的相遇或种种机缘，同样困限于人生羁旅、生命泥淖中的那些“无名之辈”的生命境遇楔入到“我”的故事里。《救风尘》一篇里，韦应物的风尘之苦，与“我”和“我”的故人，“我”所遇见的无名众生的的人生霜彼此映现。诗人走下古典中国的神龛，步入今人的浮世沉哀并卷入其心灵风暴之中，却并不充当拯救者，而是与“我”、与众生一道，共同领受命运的考验。韦应物的诗歌在“救风尘”的意义上，向诗人自身和“我”重新敞开。古诗中的人生顿挫、情感漩涡与生命创伤，皆与“我”的经验互为注解。韦应物不仅仅是古典诗人，更是在当下的生命情境中复活的一个对话者、一个嵌入“我”的命运之中的故人，“于我而言，韦应物的诗从来就不在遭际之外，他所写之树一雁，全都近在眼前和身边”。不独《救风尘》如此，《枕杜

一山一湖话友谅

□ 张昆仑

那一脉矮矮的土丘，便是黄蓬山了。外地友人笑出声来：“这已经是山了”我不语。下了车，沿缓坡向上走去。

山上没有古木参天，也无怪石嶙峋，只有些寻常的樟树和构树，在江汉平原湿润的空气中疯长。树荫间，隐约能看见山下那些错落有致的农舍，前后围着菜地，俨然一副殷实村庄的模样。

这是洪湖境内称作“黄蓬山”的地方。说是山，其实只是一个隆起于平野之上的土丘，海拔不过数十米。可在这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上，这样一个土丘，就已经是“山”了。而六百多年前，就是从从这个不起眼的土丘脚下，走出了那个让元廷震恐，让朱元璋寝食难安的陈友谅。

《明史·陈友谅传》记载：“陈友谅，沔阳渔家子也。本谢氏，祖贇于陈，因从其姓。少读书，略通文义。有术者相其先世墓地，曰法当贵，友谅心窃喜。尝为县小吏，非其好也。”他有文化，能读会写；有武艺，膂力过人；有一个体制内的职位，却“非其好”。黄蓬山太小了，盛不下他那份野心。洪湖太小了，他需要更大的水，更险的浪。

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，徐寿辉在蕲州举起义旗，陈友谅慨然往从之。从文书做起，很快脱颖而出。他驰聘战场，攻安庆、取瑞州、下赣州，数年之间，占有湖广、江西及安徽的大片土地。“当时，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”，从黄蓬山脚下的渔家少年到一代枭雄，他用了不到十年时间。

问题是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片土地教会他的是撒网和收网，是趁浑水摸鱼，是在风浪

里如何保全自己。这些生存智慧，放在乱世初起的草莽阶段，足够用了。可一旦坐到权力的至高处，需要的就不再是渔夫的狡黠，而是政治家的胸襟。

遗憾的是，陈友谅没有完成这个蜕变。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，恩主倪文俊谋逆未遂，仓皇投奔旧部陈友谅。友谅“乘衅杀文俊，并其军，自称平章”。“乘衅”，趁人之危；杀恩人，自封官职。简短的记载，写尽了一个渔夫式机会主义者的全部底色。此后他杀徐寿辉，杀赵普胜，每一步都精准狠辣。徐寿辉死后“将士皆离心”。赵普胜死后，朱元璋喜道：“友谅杀普胜，即生衅于我矣。”

自断臂膀之日，便是对手胜券在握之时。可陈友谅浑然不觉。他“性雄猜，好以权术驭下”，以为铁腕就是铁打江山。鄱阳湖决战，他坐拥六十万大军却不直捣金陵，反而屯兵洪都城下八十五日，这个致命错误，幕僚中难道无人看出？可谁敢在“雄猜”的帝王面前讲一句真话？

朱元璋直言：“友谅不改建康而围南昌，此计之下者，不亡何待！……使其持重有谋，吾亦不能取之。”这是敌手的评价，因此格外诛心。

我在黄蓬山上走着，不觉已到了丘顶。向北望，洪湖烟波浩渺；向南眺，长江如带，隐入苍茫。平原太大了，大到让人生出渺小感。而脚下的土丘，太小了，小到像一粒尘埃。可就是这一粒尘埃，曾经是陈友谅的全部世界。

他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他熟悉水，然而他最终忘了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他从这片平静的水域出发，以为天下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洪湖，自己还是那个技高一筹的渔